

(沪) 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 李济生

封面设计: 袁银昌

巴金七十年文选

李济生·李小林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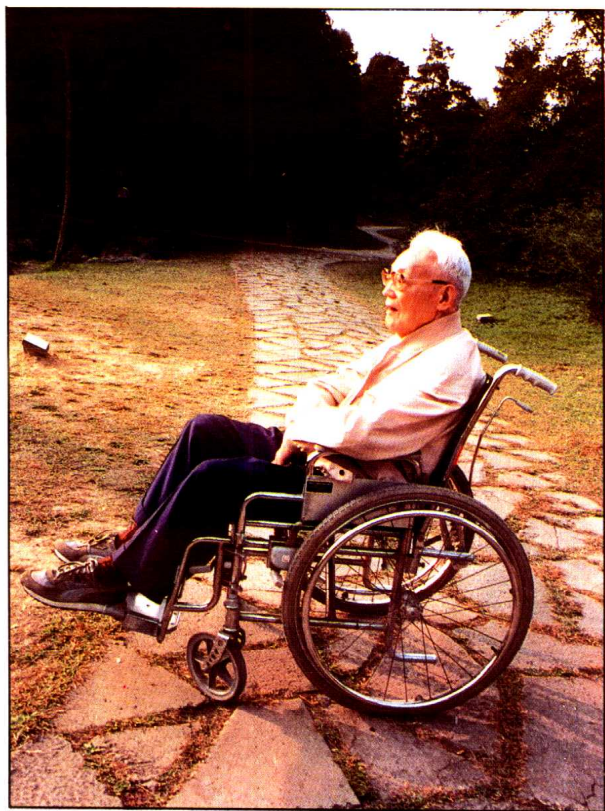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1.75 插页9 字数651,000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5321-1450-3/I·1140 定价: 45.60元



巴金在杭州植物园。摄于1993年



巴金在杭州给冰心大姐写信。摄于1994年



1949年9月摄于北平。后排右起：巴金、胡风、
丁玲、周扬、艾青、田汉、史东山、程砚秋；前排右起：
柯仲平、蔡楚生、马思聪、赵树理



祝贺《家》重新出版的一次老友聚会。(左起)李济生、师陀、
巴金、孔罗荪、张乐平、王西彦、柯灵。摄于1977年巴金寓所客
厅里



全家合影,1962年摄于巴金的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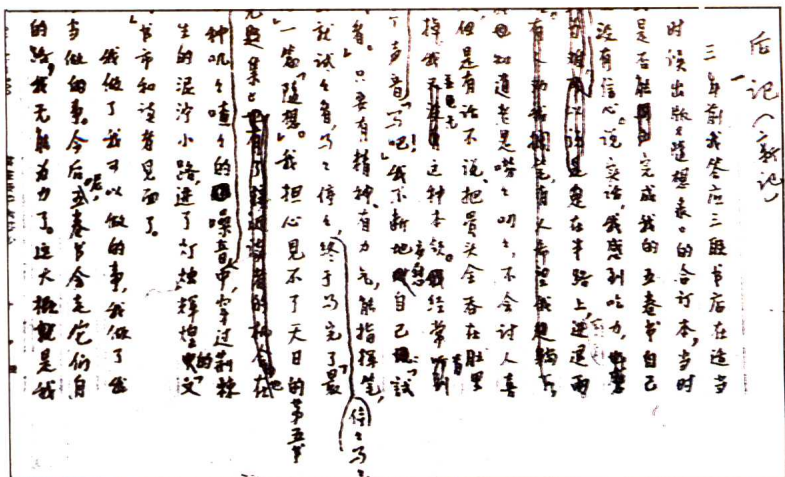
巴金与孩子们。后排左起：儿子李小棠、儿媳陈晓明、外孙女端端、女儿李小林、女婿祝鸿生；前排：孙女亘亘、巴金



上海作家协会祝贺巴金九十华诞。右起：白桦、罗洛、赵长天、巴金、徐中玉、毛时安、宗福先、王安忆、叶辛。（摄于1993年11月22日巴金寓所）



上海文艺出版社祝贺巴金九十华诞。右起：江曾培、郑宗培、巴金、郝铭鉴。（摄于1993年11月巴金寓所）



《随想录》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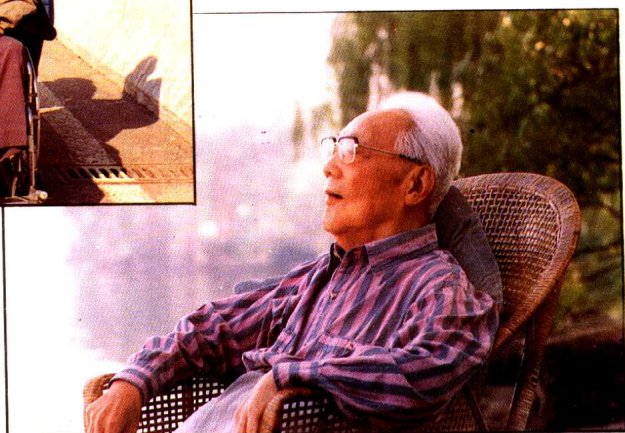


巴金的著作



巴金在杭州西湖边上。摄于1995年9月

1994年11月2日，
巴金在家属的陪同下，
参观杨浦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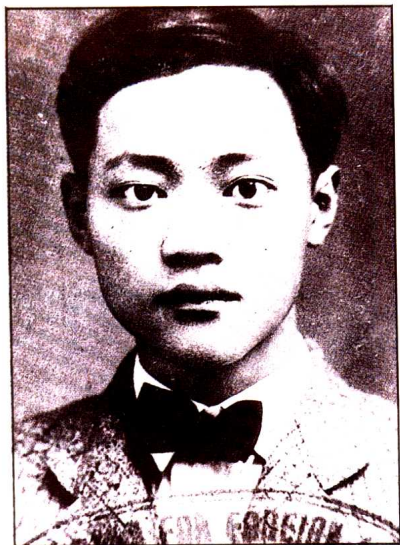
巴金和弟弟李济生(右)、李采臣(左)在一起



1983年5月7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上海向巴金颁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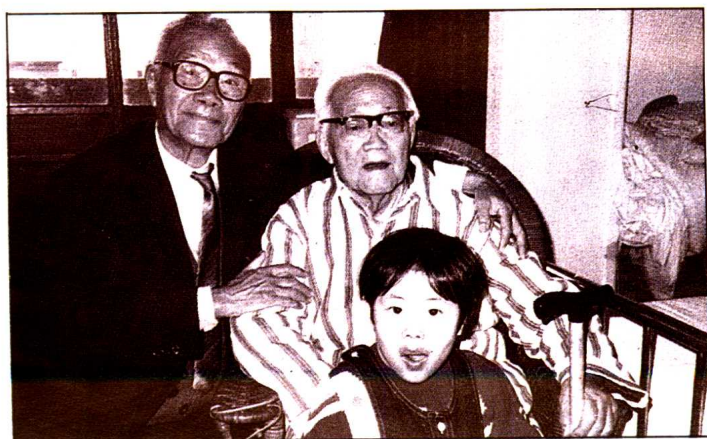
1995年3月25日巴金抱病出席在沪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并致词。左起:黄菊、巴金、李小林、张光年



巴金赴法护照上的照片，摄于1926年



1938年冬天摄于桂林



与巴金一起留法的青年时代朋友
吴克刚于八十年代末归国看望巴金

给李济生的信(代序)

济生：

你要我为《六十年文选》写几句话，我不知道怎样写才好，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过去我说空话太多，后来又说了很多假话，要重印这些文章，就应该对读者说明哪些是真话，哪些话是空话、假话，可是我没有精力做这种事。对我，最好的办法是沉默，让读者忘记，这是上策。然而你受了出版社的委托，编好文选，送了目录来，我不好意思当头泼一瓢冷水，我不能辜负你们的好意，我便同意了。为了这个，我准备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接受读者严肃的批判。我相信有一天终于会弄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到底说了多少假话。这是痛苦的事。但我也无法避免。

我近年常说，我写《随想录》是偿还欠债，我记在心上的当然只是几笔大数。它们是压在我背上的沉重的包袱。写作时我感到压力。好不容易还清了一笔债，我却并不感到背上轻松多少，因为负债太多，过去从未想到，仿佛有人承担，不用自己负责。从前当惯了听差，一切由老爷差遣，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倒好办事。现在发觉自己还有一个脑子，这脑子又不安

分，一定要东想西想，因此许多忘记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给我找了回来，堆在一处，这里刚刚还清一笔，那里又记上一个数目。有时觉得债越还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自己实在支持不下去。由于这种想法，我几次下了决心：除了《随想录》外，我写过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这样赖掉那些陈年旧债，单单用《随想录》偿还新债大债，我也许可以比较轻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路。这个想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多说也没有用，你既然把其他不少文章都选入了，那么就让它去吧。我精力不够，因此只在这里讲一件事，讲一篇文章，那就是《法斯特的悲剧》。我希望收入这篇文章和接着发表的那封简短的“检讨复信”，我当时不曾对你说明我的想法。你可能也不明白。

法斯特的“悲剧”其实就是我的悲剧。一九五八年三月《文艺报》上发表的我的文章和短信可以说明我最近几十年的写作道路。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就根据一些借来的资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摩别人的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发表不久，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悚然，仿佛犯了大错。编辑部第一次来信说这些读者意见只在内部刊物发表，以后又来信通知，读者意见太多，不得不选两篇刊出。我无话可说，只好写封检讨的短信，寄给编辑部。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

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检讨信发表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估计《文艺报》上不会再刊登批判《悲剧》的文章。但是不到一个月徐景贤却站出来讲话了，他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还是那些论点！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加思索就拿起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在那些日子有时开会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起那篇闯祸的文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惩罚。

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别的话一年后再说。现在我只想躺下来休息。

巴 金

八六年十二月五日

目 次

给李济生的信(代序)	1
------------------	---

随 想 录

谈《望乡》	3
再谈《望乡》	6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8
“结婚”	11
怀念萧珊	14
“毒草病”	29
“遵命文学”	32
文学的作用	36
把心交给读者	40
一颗桃核的喜剧	47
关于丽尼同志	51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57
小人、大人、长官	61
再访巴黎	64

沙多—吉里·····	67
中国人·····	73
观察人·····	78
要不要制订“文艺法”？·····	82
绝不会忘记·····	85
“豪言壮语”·····	87
小骗子·····	90
怀念老舍同志·····	94
大镜子·····	102
小狗包弟·····	105
探索·····	110
再谈探索·····	116
探索之四·····	121
春蚕·····	124
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	128
“思想复杂”·····	134
说真话·····	137
“腹地”·····	140
再说小骗子·····	143
“没什么可怕的了”·····	146
究竟属于谁？·····	148
作家·····	151
说梦·····	154
三谈骗子·····	157
我和读者·····	161

悼念茅盾同志	166
现代文学资料馆	170
《序跋集》序	174
《序跋集》再序	178
十年一梦	181
《序跋集》跋	188
“鹰的歌”	192
《怀念集》序	194
小端端	197
《随想录》日译本序	201
《小街》	204
三论讲真话	209
说真话之四	215
未来(说真话之五)	219
解剖自己	223
思路	227
“人言可畏”	232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235
知识分子	241
“干扰”	246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	251
一篇序文(一)和(二)	255
愿化泥土	258
汉字改革	262
病中(二)	265

“掏一把出来”	270
我的哥哥李尧林	273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285
谈版权	289
为《新文学大系》作序	293
我的“仓库”	297
我的名字	300
我的日记	304
病中(四)	307
我的噩梦	311
“深刻的教育”	314
我的老家	317
买卖婚姻	324
再忆萧珊	327
幸福	330
人道主义	335
“紧箍咒”	339
论“创作自由”	347
“再认识托尔斯泰”？	352
再说端端	358
“从心所欲”	364
卖真货	370
再说知识分子	375
再说“创作自由”	379
四谈骗子	383